

湘鑒表正

第四函
正八冊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

人部六十七

遊覽
孤

懷舊

遊覽五

下

賦後漢班彪遊居賦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虞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父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旣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鳥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元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

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
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曹植節遊賦覽宮宇之顯
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
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瓦高軒以迥眺緣雲霓而結
疏仰西岳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
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
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蔥珍果含榮
凱風發而時鳥謳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
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驛騶命友生攜同儔誦風
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騁庶翹翔以解

憂望洪池之混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罍行觴
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
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
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
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
歸於舊房又感節賦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
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
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元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
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
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

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
之長焰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
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以西翔飛鳥翻而上匿欲縱體
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
野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濶感流波
之悲聲內紓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
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楊修

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
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煙煴之純和百卉
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撓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

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頴綠葉
白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葩芳
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沖和以
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迴旋詳觀目周意倦御於方
舟載笑載言仰泝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
車而來反

增

梁沈約郊居賦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

霜莢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
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淡塞井甃之淪如藝
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牆於
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

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
雷垂周塍陌於堂下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
橘樹千林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
所娛欲令紛披蕘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雷承隅開
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素蕊於
青跗訪往途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偽每誅空而索有皆
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
所逃而今予之所避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塚而流眄
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
之清轉羅方貟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

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
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徒睇識方阜之歸津
帶修汀於桂渚肇舉插於強秦路縈吳而歛越塗被海
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愆期於晚歲
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睇於吾人謬參賢
於昔代亟從遊於茲所侍絲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
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
其憇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鐘石鏘鉉
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
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

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惆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
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
月榭重栱千櫨捷業百拱相持阜轍林駕蘭柂水嬉踰
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
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
遺訓之可秉始餐霞而吐霧終凌虛而倒景駕雌霓之
連蟠泛天光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
爽言以自夸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
作峻蓋望秩之所宗舍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
崇峯喬枝拂日堯嶷岩崿隆石堆星岑崟或坳或

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
三峩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紫近
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晚樹開花初英落蕊
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
舒輕風微動其芳蕤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
蔓長柯於簷柱發黃花於庭菊水懸塢而帶坻雪縈松
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
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
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
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草旁闕吳娃前無趙瑟

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
羌愧心之非一 唐王勃遊廟山賦陟彼山阿積石峩
峩亭臯千里傷如之何啟松崖之密蘚攀桂崿之崇柯
隔浮埃於地絡披顓氣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岑對
室菌軒丹紝芝塲翠密俯泉石之清冷臨風飈之瑟颶
仰紺臺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躡霞岡於玉砌步雲崿
於金壇懷妙童於真女想青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
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既而霧
昏千嶂煙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

思於方外謁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
於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煙霞失時託
宇宙兮無日俟鸞虬兮未期他鄉山水祇令人悲 李
嶠楚望賦曰眇乎忽然高山之顛露團團而濕草風烈
烈而鳴泉對蒼茫之寒日聽蕭索之悲蟬廓獨處而無
晤吾凝睇乎八埏於是繁懷載紓積慮未豁生遠情於
地表起遙恨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
蕩憤羈怨之忉怛若乃平原杳兮千里春山花香兮萬
里新逃故鄉之處所滅愛舊之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

朔漠氣冷河關漢塞鴻度吳官燕還對落葉之驅影怨
浮雲之慘顏爾乃永眺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
傷遠客之悠悠月臨城曉風送邊秋唳鶴間兮烟不寐
凝笳動兮此夜愁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寥目鄖郢而
途渺指邯鄲而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
平蕪之漫漫瞻遠樹之迢迢然直視嗌矣魂銷形將
槁木同植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
羽朝急要鞭夜赴黠黠寒雲蒼蒼關樹甘坎影於異域
斂回首於歸路魂逝兮邑里目斷兮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覩驚塵之歛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佳人看
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兮私
自悲高臺四望眇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綿綿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窗前長懷此恨終永年
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緘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悴兮時改
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烟而永歎故
夫望之爲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平興廢思慮震
蕩心靈罔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逡逡巡巡若失其守而

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旣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

心傾

劉禹錫楚望賦曰檻軒之外羣山龍從岡陵靡

阤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窮蔚森聳夕露朝霞望如飛動

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
沒兩涯涵泳之族聲取歎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枿

軒昂舞於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醉醞白石磷磷倒影羅

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綿與空蒼然湘沅之春

先令而行賜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

星疇其曉中植物颺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日與

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藹藻飾羣

形枮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
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漫沸翔
禽趾躋呀喙垂翅曠赫歛蒸陽極召陰二儀交精下上
相欹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曬未瞬彌漫憊霧驚雷若
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懸雷纓縕日中見沫
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
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渝塵濯煙宿麗
潛芒獨行高蹕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躋半沈層
瀾雞啁啾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分山
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沟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

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彿而馳精
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股削衍
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翠於
砂礫維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氣委
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淅瀝梢槭
我處層軒日星廻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
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
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闔遠莫
遠兮故園舟有檝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又安知
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又望賦邈不語兮臨風境自

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
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
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
情以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
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糺紛兮若斯望如
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遰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
兮臣心踴躍扇交翟兮歲旌旗升龍兮曠略日轉黃道
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飛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
且歡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兮佳
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闢干避御史之駒馬逐

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
仙臺兮秦皇海嶠覲裳踊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
度關而斐亹神光屬天而照耀睂眷眷以馳精聳專專
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
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兮角奮長庚沙長似雪磧有疑
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
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旌望如何
其望且慕恩意隔今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
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候翠華之儻來仰元天以自訴況
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紈素風蕭蕭兮

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
秦原墓拊琴翻朔塞之思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
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
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
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廻腸羨環拱於白榆惜
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
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
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
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
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廻首不作渭濱垂釣

臣羞隨洛陽拜塵友 蕭穎士登故宜城賦曰外彼墟

兮遐眺荆江邇矚樊沔頽迤以隱嶙欹缺而嶮崕野茫
茫其靡極何人戶之單渺悵青春兮始交又白日兮將
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臯以盡目究林
莽之深淺煙廻起於殘燎鳥羣飛於絕巘曾是感時而
戀舊孰不酸辛而傴俛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
危甍萬井森松篁之蒼蔚劃鄼街以周整前山縈依而
秀拔斜漢杳映以清迥玩稌蔗橘雜荆衡之蓄桑麻黍
粟侔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稱南國之冠蓋晉之衰也爲
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

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車於南紀儼四牡以專征歷
墮墉而訊諸乃楚鄙之遺城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
雲有迴兮雁有歸嗟余行兮愴遲遙諒窮愁兮莫譏雖
九醞兮奚施

白居易泛渭賦曰亭亭華山下有人跋

今望兮愛彼三峰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
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
又感傷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幸兮
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夷與華而無氛埃及
皇帝繼位之二紀分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
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

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余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已心慚怍
以徘徊登余名於太常兮署余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
有芸芳菲菲兮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事又不雜而不繫
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
悠兮其可賞目白雲兮激清流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
兮百步長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煙
遲遲兮明月波澹灔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
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歎以長引
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嚶嚶兮飛裔裔魚樂兮泉底矯矯兮尾漱漱

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
賢聖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時於既濟凝為和兮
聚五福發為春兮銷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
生之世彼鱗蟲兮與羽族咸和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
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洛於渭兮詠而
歸聊逍遙以卒歲又洛川晴望賦金商應律玉斗西
建加旬雨之時晴叶秋成而適願是用步閭里詢黎獻
皇風演溢歌且聽於昇平聖澤汪洋誦不聞於胥怨爾
乃命親懿會朋執賦邙山眺洛邑天沈寥而雲靜氣肅
殺而風急三川浩浩以奔流雙闕峩峩而屹立飛梁徑

度訝殘虹之未銷翠瓦光凝驚宿雨之猶濕嘉三時之
是務觀五穀之斯入覽滌場之在勤知滯穗之見拾及
夫日色黯黯寒光熒熒遠水澄碧羣山結青山水隱映
花氣氤冥瞻上陽之宮闕兮勝仙家之福庭望中嶽之
林嶺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廻鑾輿兮檢玉牒朝千官
兮御百靈使西賓之誇少弭東人之思攸寧不亦盛哉
客有感陽舒詠樂只揮毫翰獨徒倚願得採於芻蕘終
期拾乎青紫周鍼登吳嶽賦曰吾嘗文戰將北羈遊
極西覩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邈崖谷遂攀
躋入雲靄出塵泥既攀頂上用視天倪雁塞殊小哉瞻

甚低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白帝兮不見抱皇城
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鎖斷戎夷
之路嶠嶢旁竦岩堯上干碧草春含清風夏寒遙瞻魏
闕迴立煙巒疑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
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當其區宇正寧氣埃初
見覽造化之宏制識乾坤之設險汧水縈盈而線走鼃
山嵒巍而螺掩西窺劒閣霜地表之千鐸東瞰蓬萊黛
波間之數點遐徵衆嶽式並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
獨不視於三公森笋立以削成寧慚太華黯雲凝而化
出豈讓維嵩况乎萬仞凌虛千里倒影虎踞華裔鯨吞

虜境疊巘攢壁廻巖列屏捍絕域以增隘固中原之甚
永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譬賢以爲輔弼宅道以
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憑我巨防邇藩垣於都邑遠隔
闕於氐羌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極
天之峻小臣是以竟日興感抽毫賦韻登詠畢兮嶽岑
指長安而後進 宋蘇軾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
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
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汀水光接天縱一葦之
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

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
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桨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子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鳴
鳴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
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
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舳艤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
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俛魚鰐而

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
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
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
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
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是造
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盃

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又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撮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鶴

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元許有壬三臺賦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

興作呻畢輒趣膏腴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睂之
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
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見夫三臺之巖岸者乎冰井峙
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
幾簣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鼈戴雙
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
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
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
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諷咨登高作
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

鎖諸嬪於幽閨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
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
急管其聞不聞明陳獻章湖山雅趣賦丙戌之秋余
策杖自南海循庾闕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
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於西湖所過之地
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
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
物我於是乎兩忘生死烏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
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籜籬啟六經之關
鑰於焉優游於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

真寔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
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夫通衢浮埃之
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
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
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戚伺夜而乞
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
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客有張標者聞余言
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
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
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

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儕 費宏賜同遊西苑賦曰
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業之新宮煥金榜之門懸兮上
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幽風本姬籛
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兮率肇迹於
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夫鰥窮仰吾皇之明哲
兮躡堯舜之希蹤豈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沖取
周公之訓戒兮獨閔閔於村農當八珍之前列兮念民
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籍兮畝里布而橫縱斂嘉穀於
秋穰兮需御廩之常供最后妃以親蠶兮欲稍習於女
紅繒柔絲以成帛兮備祭服之紉縫以勤而處逸兮

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兮日未昇而方中忽鑾
輿之時邁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度柳陰之
垂虹召微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黼座而造膝
兮聽玉音之雍雍諭締造之初意兮令寓目於西東荷
慰諭之拳拳兮勉匡輔而輸忠又觀於別殿兮步徙倚
而從容挹翠欄之芬郁兮賞錦檻之芳叢念微臣之與
此兮實千載之奇逢愧天恩之難報兮其何以仰副乎
宸衷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而聖
體健兮荷百福之攸同瞻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之羈
熊歷年邁夏而逾周兮豈但媿盛於三宗

原歎晉石崇思歸歎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
墳曾魚灑濶兮鳥續翻澤雉遊巖兮戲中園秋風厲兮
鴻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
兮覆畦望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廊羈
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
鬱茂兮芳草盈元泉流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
吹長笛兮彈五弦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
談釋寃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
禍不來

序唐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

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涔陽之浦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讐以妙論亦有嘉設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又遊冀州韓家園序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街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韻月閒而素琴薦家童埽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廊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

林泉有餘奔走而煙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鳴
滋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
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興晚東徑陰生石髓
拆而隱士歸玉山崩而野人醉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
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
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晉書漢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爾昔嚴夫
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川有九游其八欲類此矣
魏應璩與滿公琰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

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
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塲夷敞清風肅穆是京
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
侍坐良增悒悒又與從弟君胄書間者北遊喜歡無
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
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厦膚
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宛柳之下結春
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
魚蒲且讚善便嬖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

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
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因於鼈塵思樂汶上發於寤
寐昔伊尹輟耕郢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
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沈縉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
志也

贈

唐王績答馮子華書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

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
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
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贈傳唐陸龜蒙甫里先生傳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

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
席齋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
散人先生乃作江湖散人傳而歌之傳曰散人者散誕
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恨爲時怪民束於
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人或笑之先生曰退若不散
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
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明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鐵
笛道人者會稽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
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
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

令轉錢塘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
山放於宛陵毘陵聞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
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渺七十二峯東抵海
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
自稱鐵笛道人 殷雲霄孫一元傳孫一元字太初關
中人常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
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
而爲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笑蒼
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又嘗東入華南浮湘

漢登衡嶽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
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
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
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於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
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嘲海門月餘別去 王貫洞
庭漁人傳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
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
號洞庭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
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寢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
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

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晨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
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
章輩游石門元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
傾攜釀共之漁人旣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
釣童狎亡異也 鶩池生傳鶩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
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顚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
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鶩池更號鶩池生宋
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訾省
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
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

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
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
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頑而戇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
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
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
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塈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
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餽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
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
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添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間

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
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
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
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
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駁駁白亡今人矣又
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
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
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
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鋤粟
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無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

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峩眉山遡巫巴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汎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爲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

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
奇其詩名謁便殿生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遼
王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笑以悅遼
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流睨遼王益敬
憚生每見生輒爲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遼王廢
生不樂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又還江
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髮爲
頭陀不知其所之

記明袁宏道西湖記虎林之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
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每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

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
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
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
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
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空水
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
士道哉又虎丘記虎丘去姑蘇城可七八里其山無
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
化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
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

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中
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雪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
霞鋪江上雷輒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
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既陳
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
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
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
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
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

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壁競秀
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爾文昌閣亦
佳晚樹尤可觀面北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
點在望堂廢已久

懷舊一

尚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增又古我先王亦
惟圖任舊人共政又拂其耆長舊有位人又今沖
子嗣則無遺壽者原毛詩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懷舊二

原

嵇康高士傳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

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左傳鄭子太叔

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新序吳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劍弗忍言

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於

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註

丘樹 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木有所說驂

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

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漢書

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家沛

增又欒布爲

人畧賣於燕漢擊燕虜布彭越贖爲梁大夫使於齊未
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項王所
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且垓
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漢一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
上乃釋布

原又張蒼秦時爲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
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鑽

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蒼德王陵及
貴父事陵陵死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
後敢歸家 又朱邑惇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增又云敞師事吳章平帝時王莽坐章要斬磔尸東
市門章爲名儒弟子千餘人皆更姓名從他師敞時爲
司徒掾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斂葬之 後漢書鄭
弘字巨君師同郡焦叔楚王英謀反發覺引貺貺被收
捕亡沒弘獨詣闕爲貺訟罪顯宗覺悟赦其家屬 又
廉范受業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問范

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瓊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
瓊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由是顯名

原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

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徐稚

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負笈徒步三

千餘里到瓊墓致酌

增

季漢書脂習字元升京兆人

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爲

司空成德日盛而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

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

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

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
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拜
中散大夫 又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修時運糧
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
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
屍操欲觀修急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曹公旣誅袁
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
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
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操曰

義士也赦之 晉書司馬昭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

雄哭之哀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

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旣加於法

已併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

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

惜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吳均齊春秋明帝不豫南

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秘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於

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惟秘及衡陽王子浚

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秘字子清濟陽

人也

陳書司馬暠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

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宗室乃
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
主父從魏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繅布得陪臣之
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念忠貞方知臣道
即敕荊州以禮安厝 北史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
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秉政朝野震竦
懼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者彌
不自安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
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繙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

若人 唐書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
害憲召僚屬證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
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惟綱撫棺痛哭躬自埋瘞哭
拜而去憲女婿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厚甚及
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又王方翼有友趙
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具禮收葬金
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又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
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
敢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憑
交分累深知晦之行因謂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

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
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
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李
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
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
由是知名又韓愈少爲蕭穎士子存所知自袁州還
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孔帖唐李守德爲武衛將軍常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
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
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已官授

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爲郎將 范陽家誌宋盧多遜門
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被罪之後賓客雲
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津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
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宋史鄭伸客李崇矩門
下陰詖無行因上書誣告陰事太祖釋不問崇矩子繼
昌性謹厚鄭伸蚤死其母嘗詣乞丐家人競前訴遂繼
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又李薦謁蘇軾於黃
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
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將
同薦諸朝去國不果軾亡鴈哭之慟中年絕進取意

又鮮于侁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
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使不許通或謂宜亟焚軾所
往來書文以避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惟以忠義分譴
則所願也 又曾回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
之密告回回力贊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其母 又朱
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辛棄疾爲文
往哭之 鴻書王鷄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
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保
州蒙古主在藩邸名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

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
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
醴爲位而哭 元史金履祥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
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
知師弟之繫於常倫也 又元蔡子英館於儀曹忽一
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主爾明祖知志不可奪送
之出塞 明獻徵錄王稌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孝孺之
及於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不
得坐逮繫文皇念其祖禪死國特宥免復購孝孺遺骸不
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 又劉淛與荆王太傅李九

標相善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
淵告親友曰李君未許吾子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
猶在耳乎遂迎女婿其子及李氏爭產太守汪以半予
女餘分族人淵辭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
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又杜環好周人急父友

常允恭死其母張無所歸就環環贍養十三年將死舉
手向環曰吾累杜君環具殯殮買地葬之歲時常祭其
墓 明詞林人物考余應舉字德甫與徐中行宗臣友
善應舉擢福建按察副使至閩值臣理學政而中行守
汀甚喜詩筒還往不絕俄而臣病且死矣無子應舉傷

之躬爲視舍斂使其子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 又屠
應峻字文升與袁袞聯名舉於鄉又同舉進士同讀書
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灾袞下詔獄罪且不測應峻旦夕
具壺餐潛餉遺獄中成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還莫
敢送應峻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 又王世貞爲刑部
主事楊繼盛抗章劾嚴嵩專權誤國下獄世貞訪之獄
中相共飲泣繼盛以其孤托之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
身代疏草出世貞竄削及繼盛死東市世貞親爲含斂
哭葬而遣一使護其喪歸世貞父司馬公忼在鎮聞之
亦懽堅誓嵩嵩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阱公父子逮忼

下詔獄世貞急解官奔赴闕下將求代死忤竟伏法
速吾死也忤竟伏法

懷舊三

原葬原仲

奉呂公

傳季友如陳葬原仲仲季友之舊漢妻護字君卿有故人呂公

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姬同食及寢居妻子頗厭護流涕責曰呂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增求故劍

哭亡簪

漢宣帝旣立霍光欲以女爲后帝詔求微時故

名伯甘棠

魏徵故笏

名伯巡行南國舍甘棠之下聽政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

而不忍傷也

唐史詔問魏徵五代孫摹書詔頗有存否

摹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郵單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麥秀之歌

黍離之詠

箕子朝周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同人

聞之皆爲流涕 周旣東遷大夫行役宗周見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遂作黍離之詩憫周室之顛覆也

懷舊四

原久要

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半面

半面之故

不棄

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

不慢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二

敬故謂不慢舊

又故人漸遠無消息

記疇昔蘇軾

無消息

古寺空來有姓名

錢塘如此

又憶在錢塘正如此

嚮頭四十二年非

馬行燈火記當年

無消息

又故人漸遠無消息

贊市非故

又贊市光陰非故國

懷舊五

增詩

晉曾攄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闈門

易軌田寶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今我惟困

蒙羣士胥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
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原齊謝朓懷

故人詩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忘超遠何由見
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

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贈梁昭明太子宴闌思舊詩孝若

明山賓

信儒雅稽古

文敦淳茂公

到治

實後朗文義縱橫陳佐公

陸儀

持方介才

學罕爲鄰灌蔬

殷芸

實溫雅摛藻每清新余非狎異者惟

舊且懷仁綢繆似河曲契闊等漳濱如何離

宋

灾盡眇漠

同揆塵一起應劉念泣泣欲沾巾

原梁沈約懷舊詩

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途
難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

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遂

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寃一旦同

丘壤

傷王謝

又詩曰左率馥時譽秀出冠朋僚聳茲千

仞氣振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飈極橫今已

合容範尚昭昭

傷王庾果之

又詩曰長史體間任坦蕩無外

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爲歡宴留

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

傷王謝

又詩曰東南旣擅美

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

歸長夜臺

傷夷
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

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旣闕優孟歌

傷李
珪之

又詩曰韋叟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驂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始知庸聽局方悟大音賒

傷韓
景獻

又詩曰處和

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瑟負高情耿介懷秋實義貴良

為重闌摧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

傷劉
風

又

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

忤韻頑事力筆紛綸遞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逼朝露

傷胡
詩之

增唐蘇頫奉和姚令公溫湯舊館永懷古人盧

公之作樹德豈孤邁降神良益出偉茲廊廟楨調彼鹽

梅宴正悅虞垂舉翻悲鄭僑卒同心不可忘交臂何爲
失清路荷前幸明時稱右弼曾聯野外遊尚記帷中密
新慟情莫遣舊游詞更述空令還和辱長感知音日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
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
處却憶淚沾巾又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
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
杳如夢淒然傷我情又詩曰託蔭當樹李忘憂當樹
萱他日見張祿綿袍懷舊恩杜甫懷舊詩地下蘇司
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韋應物張彭

州前與緜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沒
因追哀敘事兼遠簡馮生詩君昔掌文翰西域復石渠
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闈余時忝南省接讌媿空虛一
別守茲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
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嘘未答平
生意已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漣如覆視緘中
字奄爲昔人書髮蹻已云白交友日彫踈馮生遠同恨
憔悴在田廬 柳宗元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
述詩交似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

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劉禹錫徵還京師見舊番官

馮叔達詩前者匆匆僕馬行十年顚願到京城南宮舊

史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李德裕漢州日夕遊房

公西湖詩丞相鳴琴地何年黯玉徽偶因徵月夕重敞

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客輞依惟憐濟川楫長與夜

舟歸

宋又詩曰晚日臨安渚微風發櫂謳鳳城波自闊

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濟舟想公高世志祇

似化城遊

孟郊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詩零落三

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冥客不有補亡篇斜月弔空

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韋莊饒州餘
于縣琵琶洲感舊詩琵琶洲水斗牛星鸞鳳曾於此放
情已覺地靈因昂降更聞川媚有珠生一灘紅樹留住
氣萬古清絃續政聲戟戶盡移天上去里人空說舊簪
纓 宋孔武仲與陳董二君相會於真州經月甚樂詩
寄董陳君兼感存沒平生交友半成塵想見當年樂會
文別淚茫茫添海水愁懷黯黯塞江雲青衫脫去誰同
老白首追隨尚有君官暇更將棋子學他時籌局當功
勲 王安石悼四明杜醇詩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
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鮚鯉歲

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辭
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
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爲已悲哉四明
山此士今已矣李觀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
而傷之詩曰等閒榮謝已愁聞況話三公極寵身青史
尚爲今世事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蕃口花藥
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爲霑巾程
俱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相訪感而
作詩故入入幽夢彷彿平生懷心知九泉隔意象慘不
開哦詩不成章慚悅誰能裁曰此蕭爽士寧當沒黃埃

清晨客在門乃自烏衣來典刑見難弟共歎一息垂幽
明不可詰此夢何爲哉回觀南園道微徑已蒿萊朱
熹拜張魏公墓下詩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湯湯我公獨
何往効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孽豎倒冠裳公時首建
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
一旦先啓行西征奠梁益南轍撫江湘士心旣豫附國
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黠虜聞褫魄經營
夕傍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速
南荒白首復來歸髮短丹心長拳拳冀感格汲汲勤修
攘天命竟難諶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

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壘岌業遙相望賤
予來歲陰列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頽
今幾年志士日慘傷 陸游紹興辛未至丙子六年間
予年方壯每遇重九多與一時名士登高於蕺山宇泰
閣距開禧丁卯六十年憂患契闊何所不有追數同遊
諸公乃無一人在者而予猶強健慘愴不能已賦詩識
之故里登高接雋遊即今不計幾番秋一樽尚與菊花
醉萬事不禁江水流薄命雖多死間巷逢時亦有至公
侯若論耄歲朱顏在窮達皆當輸一籌 劉克莊哭楊
吏部通老詩白首除郎已晚哉民間桑柘手親栽蓋棺

只著深衣去行李空擔語錄廻主祭遺孤猶未冠著書
殘橐漫成灰可憐薄命飄颻客虛事江西幕府來元

成廷珪吳中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李欽嗣有感而作

曰夢繞南岡北嶺雲一杯無計灑松筠世間我豈長貧
者地下君爲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祜宅秋風誰障庾公
塵於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叟端維故人

別墅詩曰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
者今何在一樹櫻桃花自開趙半閒憶友人李雲南

詩送客出荆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
千里固不遙咫尺夢難到孤鳥安朽株行雲在晴昊敢

歎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明季夢陽追舊寄徐子詩憶

昔相逢雪滿途遙憐爲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逐夢澤草青麋鹿上姑蘇空回玉軫思流水不得驛驅見故都 高攀龍七哀詩肅肅秋風深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堂俯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茫茫歲月日以疎鬚繕日以亡一朝成永訣千載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抽身至其旁

曾賦魏王粲思友賦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旣沒而不見餘迹存而

未喪滄浪浩兮廻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
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決漭綠草兮蘿生超長路兮逶迤
實舊人兮所經身旣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周晉

向秀思舊賦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
之才嵇康志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
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
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
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
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
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遲遇於際會
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
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潘岳懷舊賦子十二而獲見
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中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
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於外不歷嵩
丘之山者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
仰睇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
塋啟疇巖巖雙表列列有狹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
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

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來歸
空館闌其無人陳荄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
以徘徊涕泣流而沾巾

增

梁江將傷友人賦僕之神

交者有陳郡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明敏而
識奇異僕以爲天下絕倫點與秋草同折今不復見矣
乃爲辭曰泣然沾衣兮悲哀友之英秀轢四代而式昌
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迴韻惠志聰
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攀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
既潔將似秋月至微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
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闕披圖兮照籍抽經兮閑史

共檢今洛書同折今河紀旣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
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艷之錦起爾湘水兮深沈我前
山兮眇默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誼兮梁
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遙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
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澨結深痛於爾
魂唐岑參感舊賦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
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雲霄坐致青紫俯
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與國家六葉吾門三
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
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

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
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
道休明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
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
天命我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爲國之翰斯
文在茲一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
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綿葩以成規捧堯日以雲從肩
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今問不已繼生鄧公世實須才盡
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穢羹傳
舊梅何糾纏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奸

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旣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
憮憮莫知我哭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
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廻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煖
於寒谷之中上天悔禍贊我伯父爲邦之傑爲國之輔
又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
門不改畫戟重新幕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
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爲縉
紳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綱紀羣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
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
也幅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墳宗破族雲雨流離

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
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
榮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家
猷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
學滄浪之垂釣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
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履塵緇弊裘嗟世俗之
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睠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
遊明王寵感舊賦正德辛未余師事林屋先生於包
山精舍凡再閱暑寒而退迄今庚辰八年於茲矣乃復
來山中作感舊賦紛余慕夫好修兮潛大道以遊神游

江河之浩渺兮悵欲渡而無津彼哲匠之巍峩兮揭日
月於八垠折蔬麻之瑤華兮將以贈夫斯人亟惝恍而
仰鑽兮又靡知其所止紛蚪龍之下上兮尺蠖蟠旋於
泥滓車旣殆而馬煩兮阻山川而徙倚忽日月之我道
兮去冉冉而不已經疇昔之故居兮志欲憾而願汎滯
淹留以無成兮將復修吾初服佩長劍之陸離兮冠切
雲而矗矗民生各有所樂兮放吾道於空谷吸朝霞以
爲漿兮夕復飧於秋菊苟矩彊之猶存兮冀來者之可
追吾令義和弭節兮將以窮乎我師路漫漫其阻修兮
殫吾生以求之亂曰驂駢斯皇莫予好也洵彼前修爲

我導也海嶽巖巖何當造也長夜漫漫志懲躁也矢心
白日遵長道也

銘周庾信思舊銘歲次攝提星居鶴首梁故觀寧侯
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
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
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
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鳥
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
轔轔長往甲裳失矣艅艎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樗櫟
俱陳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斂冤魂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
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慕府昔開俊賢翹首爲羈終歲
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
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
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
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
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
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鱗亡星落月死珠傷鋯磬寥
芝焚蕙歎所冀鐘沈德水聲出風雲劒沒豐城氣連牛
斗潸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路

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
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
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疇昔寵
貴慘舒語默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澑終溫且克
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惟
餘故人矰機發緝獨鶴孤鸞闔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
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總
帷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
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霄臨水登

山命儔嘯俗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冕俊
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制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
駟馬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
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
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畫梁朱瑩致陳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南史梁王琳舉義爲陳將

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貯之於市瑩故吏朱瑩致書徐陵求琳首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啟

陳主而許之

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

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身徇主以身許國

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致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瑣早造末僚豫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而袂痛可識之頽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塋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鬻豐碑式樹時留隣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城叔孫云亡仍芳陂而植楸欒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

陳析伏待刑憲

恤孤一

晉書無弱孤有幼 禮記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春饗孤子 又月令曰養幼少存諸孤 周禮司刺掌三赦一赦曰幼弱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 家語孔子曰恤孤則惠

恤孤二

增史記晉趙朔爲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取他人兒衣以文褓匿山中嬰謬曰吾知嬰兒所在諸將隨之杵臼繆曰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真兒乃反在
嬰匿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爲趙武程嬰自殺 越語
勾踐命將免者以告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
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
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宦其子勾踐載稻與脂
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餉也無不歡也必問
其名 前漢何武傳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李元蒼頭
元盡室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巨萬諸奴欲
謀續分其財善潛負續出亡隱瑕丘界中親自乳哺及

長訴叛奴於官悉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以聞光武
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後漢書任棠字季卿秦州人
隱居授學有奇節太守龐參下車首謁之棠不與語但
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間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沈
思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列女傳李文
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賢而有智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
密與二兄謀豫藏弟燮頃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
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
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入徐而成賣卜於

市陰相往來比變赦還文姬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
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
氏聞者悲感 三國志諸葛亮伐魏馬謖違亮節制敗
於街亭亮揮淚而斬之遂收恤其子 晉書紀瞻少與
陸機兄弟親善及紀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
同於所生 又鄧攸遇賊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度不
兩全謂妻曰吾弟惟一子理不可絕當棄我兒後當有
子妻泣從之其子朝棄暮及攸繫於樹而去後妻不復
爭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魏書張普惠不營
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共遊

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
衣食 唐書桂州都督李洪節以清慎顯既沒其家寶
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
今號清白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
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
亦好善不篤矣 又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沒
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 新唐書
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恤其孤至婚嫁
成立 又韓愈凡以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孤女而
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唐書盧鈞爲嶺南節度

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南者因物故子孫貧
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鈞減俸錢爲營構積其
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
數百家宋史黨進少給事魏帥杜重威子孫有貧困
者進分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又陳希亮少與鄉
人宋輔遊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平使同諸子學
卒第進士又王濟字巨川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
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沒撫其子援寘祿仕又魏
琰之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
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

先告汾焚之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挾之以書責
傑長揖徑歸 又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子
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不舉世期間之馳往
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陳規嘗
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
女也即輒女奩嫁之 又元兵次近郊宋丞相吳堅賈
餘慶檄天下以城降家鉉翁傾橐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明獻徵錄
故繫奚官鉉翁傾橐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明獻徵錄
林興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孤
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爲學政

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興祖至廣西召與其子同學業成厚贐遣歸後政亦致通顯

恤孤三

原置產業

封分邑

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遺孤未成人裔迎與分屋居事恭

母恭子長爲娶置產業使立門戶矜恤故舊賑贍衰宗

行義至甚也

魏曹真字子丹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

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乞分所食邑封遵六子

詔褒美各分邑封二人子爲關內侯食邑百户

妻子撫遺孤

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撫嘗於太

妻子相訖堪卒妻子貧暉候視賑贍之

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暉撫其遺孤恩若己子

厚兄孤教養虎子

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甚篤厚

吳凌統爲將軍有功卒二

子幼孫權收養宮中教讀書

十日一乘鞍

馬會革臣嘗召統子出示之曰吾家虎子

山公撫嵇

紹

王成匿李燮

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

李燮字德公

固初下獄知禍不免乃命三子歸燮時十三姊危之遣隨父門生王成乃亡命徐州備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也妻以女梁冀誅遇赦還里王成卒變四時設位而哭之官河南尹

恤孤四

原

字孤

字人

託孤

可以託

六

增

羽林兒

從軍死事者之子孫

養

之羽林號

給孤園

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

於此園為佛說法處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人部六十八

施惠一慶遺一慶賀

施惠一

增

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又君子以施祿及下

又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增

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

鯀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

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

施此無使失職

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

困窮

增

又惠鮮鰥寡

原

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增曲禮積而能散

周

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施

惠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

不及國

增

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增

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

原

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齊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增

孟子分人以財

謂之惠苟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

共人費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

天地德

施惠二

增

左傳子西曰昔閭廬有國天有灾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

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

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

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
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
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
過其祖矣 史記范增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爲孟嘗君客
爲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
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
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

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
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
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
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
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
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寶嬰爲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袁盎繡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
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又蘇武爲右曹

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
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
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
人悅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敝帛
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
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為子
孫累每租奉及而官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
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
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
計甚溫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原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

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虧爾乃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鄧公曰諾

又趙溫字子恭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
頴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黃巾賊起郡
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
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
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
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
名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
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
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畧子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畧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牧徵爲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

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

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貽卹宗親雖至匱而施與

不怠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遭倉

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

外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

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三輔決錄摯茂字子華

以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

始以壽終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

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為之保障

出倉見穀以贍貧乏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

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何有以財貨令人慚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禁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

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晉中
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
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
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荊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饑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
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
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爲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

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
之輒之廬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
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
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
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
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
後魏書祖嚴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
北州頻經灾饑嚴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
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
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

親備船楫并齋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卽後始奏聞上大善之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又李臯貶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

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為德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為軒買一宅為縉五百坡傾囊

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
推扉而入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
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
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
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
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
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元祐
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爲陝西行
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
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又至

大丁未浙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
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
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
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學
士黃廷臣謫廣沒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
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
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
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
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

罟罿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閹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鷩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當徙鷩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賄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陽二縣民亦多饑者洞

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饑者

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宋饑

左傳

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

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漢成帝詔入穀

宋饑

左傳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漢成帝詔入穀

宋饑

左傳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漢成帝詔入穀

宋饑

晉饑秦輸之粟自雍

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漢成帝詔入穀

宋饑

左傳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漢成帝詔入穀

宋饑

左傳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入部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入部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入部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入部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入部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

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又

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增

投醪

挾

纊

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譚醪者使投之河令

吳

將士逆流飲之夫一譚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

爲

人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

吳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扶纊

吳

吳

全宗字子橫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

吳

吳

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

吳

吳

蓋耀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

吳

吳

餘萬本士以爲榮

吳

吳

原散軍糧

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

吳

施父粟

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

吳

曰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

吳

吳

增

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

吳

衆人母

子游問於孔子

吳

續命田

夫子亟言子產之家語

吳

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

吳

吳

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教也

齊書劉

吳

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

青州饑

吳

荒人相食善民躬食餧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吳

吳

為續命田

漢河內傷水

吳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旱父子相食

吳

鄧攸擅賑旱父子相食

漢河內傷水

吳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
責而釋之

晉鄧攸爲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彊劾之

單食與餓

俸錢贍貧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詳俸祿

增務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原結身衣服車馬

下第五倫事

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寇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

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

豈可獨享耶時人稱其長者以爲

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劉領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

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

梁高

伯夏載穀於門與貧餒者不宣已惠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曰

青麥之謠

姬乎採芑歸乎田成子

荅子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施死何舍珠爲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鉛也

族賈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載散糧於路以施民

上詳上民歌註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內

上詳上民歌註

原

七十無不饋鉛

賞賜悉與親

增

采芑之歌

九在外什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見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最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已之分以周未遍父老頌之曰且富且貴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崔鴻前涼錄張沖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間時人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

嗇則濟物

聚民

財聚則民散

頒斂

用粟春秋斂

賙

賜周禮

匪也頒分也

聚民

財散則民聚

並周禮

及下禮惠

必及

惠下

又禮惠下之道

臣無威福

書臣無有作福作威

衆不恤懼

禮年雖大殺衆不恤懼注

上以法惠救之

隱民取食

子家謂季孫隱多取食焉隱

民謂窮

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

詳施惠

施而不德

詳賑

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

道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患以救灾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徇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莠言

分散者仁之施

儒

增愛施者

仁之端史記

原命未及於匪須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

財者以

不仁者以

身發財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

大夫不收公

福利不敢作福

毀家

紓難猶謂盡心不賑窮救災豈宜獲戾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漢崔琰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唐
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
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
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
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
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翶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醬而饋

論語齊人歸

女樂

原

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

孟子君餽之栗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贐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食置璧焉公子受食反璧

增

師

又

叔鮒

求貨

於衛

淫芻蕘者

貳

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

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凟貨無厭爲此

役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

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
馬四乘於子思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
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
優無敢當車馬之貳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
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
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鑄
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
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
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
也吾豈以爲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

晉人晉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晉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
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
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
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
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勑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
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後漢卓茂爲密
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後漢書李恂

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爲
護喪事薄縗數百疋丹懷縗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
如丹是縗出自機杼遵有慙色。東觀漢記光祿勳杜
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
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之居數月林還
之後漢書張良爲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
之縗百疋與卓爲人絕而不受。梁祚魏國統初太祖
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

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吳

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祐餌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 世說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使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賄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入寧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瘠餓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

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
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
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
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爲命時之器匡時
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
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
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
慕容沖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沖使者稱有
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
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
楚相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
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
竇軾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鞚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
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襄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
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
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

之歎饋遺弗受常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
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
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寢歲饑兄兆杜瑾者以
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
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縗與之俶既
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爲學
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嶺其習
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
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
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

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
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
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贊丁母
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賄贈及別陳餉遺
一無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
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
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爲
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
十餅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

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友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掩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

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
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
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傳堯俞欲識之秦觀曰
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爲餽聽其論議敬畏不
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
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
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
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
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
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

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
瑛避地河南緜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
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
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
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
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独項悅詣謝濬曰独項
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
甘而一独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

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吏自此洞主
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恐懼至蒲
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
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賄
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
鬻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
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原請粟

與車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

後漢劉翊字子相家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

毀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意是翊也。後詣還車，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困

餼鍾

吳魯肅字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

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

瑜益知奇，遂定僑札。

喪故假父命也。

增
瘞鹿

載魚。唐景雲中，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苞苴汚

軍，襄寬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汚其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生麻。當歸。閔仲叔、太原人王莽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之。頭置門內而與周。

當歸。黨相交，黨過叔舍，共舍。

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行。」水無果，茹黨。

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吳志。

所道而但貯當歸。

歸乘馬。

遺食器。桓公歸以乘馬，人盧於漕，齊。

稱歸夫人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產，然饋遺不過食器。

注謂一盤食也。

饋七牢。

饋特。

豚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昏禮

白綸巾

白

羽扇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盛故以此相遺爾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

齊書張融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書半卷

受酒

唐書有以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

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

又李素立爲瀚海都

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

還之

又李素立爲瀚海都

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

駱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乏統爲飲食與之衰

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

母使分

母使分

母使分

施也

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鑑

有時名贊往

人部

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

施饋

曾

受茶一串

唐書陸贊以博學

漂母饋食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

駱姊分施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駱姊分施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年之契及醉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
約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世說晉王
顧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
枚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豈謂無私乎宋書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陶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金報土

宋書王弘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衣採桑蜀王本紀蜀

王備於褒谷見秦王以金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一斛 玉鳥 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大珠一斛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玉鳥一量爲報口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夜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

貂裘採桑 筍

大珠

施餽四

贈

私覲

韓宣子產以玉與馬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也又張華詩足用感嘉

昵

餽歲

蜀風俗歲晚餽人謂之餽歲

拜嘉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兩君相見之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緣義輕爲恩使命

李太白詩意重泰山輕

意重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命輕

朱暉傳情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

飲一壺往助齊者餉

又詩知君欲寫長相送銀盤

送銀盤

憶更送銀盤尾彌紅

齊肴餉

分酥酒又詩使君夜半分酥

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楚王老有嘉惠

有嘉惠尹翁歸為好字

注恤老也

饋無束脩無束脩之饋

朱邑爲大司農詳施

增市吏不受尹翁歸為好字

亭長不坐

市吏不受歸為好字

人部

遺市吏不受饋

百賈畏之

饋二詳施

原散與親故方回好

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

遺其親戚

孟嘗君與客語屏風

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

不稅不視

記曰未仕

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饋

不能見則不視其所饋注謂有疾不見則不納

晉荀唏

相煦相濡莊子魚相煦以濕相濡

旦發暮還

晉荀唏字道將

在兗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

厚往

戰國策

薄來

註謂燕賜厚納貢薄

增

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

戰國策

策蘇秦說李充抵掌而談充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生

芻一束素絹一縫撲滿一枚

西京雜記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郵長

贈以云云

施餽五

增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走

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憲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萼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

領誰知使者來自西閑紙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
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
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
傳空使時人怒生癢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
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研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矇矓覓
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
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陳造謝兩知縣送鴛酒羊麪詩
曰僧樣齋廚冰樣官饑憑脫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

姓肯念先生首嘗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

誰寄寒林新劙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
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
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
兩眼爲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
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真可怍以筍
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
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鷺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
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戶只名醉天作一
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絕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

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犧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甕餅淺染茱萸紫
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饑水印泥一開香撲鼻
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
願借前籌酌鄴源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
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
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
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斬簾兩淮魚方岳黃侔饅虀
徐尉餽蝤蛑同至詩曰誰餽蝤蛑如徑尺盤更分鬚似惠
文冠麌生醉嚼王五穀劒客生鬚珠一簞我與爾兀同

蠢動冤哉烹亦到蹒跚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麟詩曰故人三徑新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槭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吳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綿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牘牘朱文公集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

慶遺二

增曹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

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爲煩擾取捐之 孟子湯居毫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縈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蒙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比焉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賛不合則去退無怨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

彭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

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
聞之令吏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
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
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爲東海相
遺張敞蟹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
人敞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
察爲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
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遜

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爲尚書右丞長安中爭
爲碑誌大官萃其門如市至有密競擣致不由喪家是
時襄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縑萬匹請撰先銘貫之
曰寧餓死不苟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
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
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
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
徂徠介爲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
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爲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貪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襪贐之固辭強之乃受乃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迺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

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枝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
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
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
待方益厚又鄭仲爲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
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
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

晉人誘士會將行繅朝贈之以策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舉葛

苞首

江都王建遺越縣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荅

葛莖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

禮凡以弓

劍苞道算筭問人者據以
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

增一簞珠

兩梁冠

左傳

越圖

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勢非晉
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漢
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
贈兩梁冠及鯈魚一雙服厚尊貳榮施甚弘

母

方朔遺妻

穎考叔鄭伯賜之食食舍肉

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漢伏日賜

從官肉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

小人有

也拔劍割肉向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

何仁也上大笑曰使

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原

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

州晉陶侃爲

荊州有奉遺者皆問所

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一

倍若非禮得之即屬聲呵辱還其所饋

人於是勤於農

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之厚贈宰之子咸致賂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

羅含字君章父宰新塗後含到縣縣人以含舊

乃厚贈

宰之子咸致賂

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

卒

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
况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懷璧爲害

買絹反煩

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緝
爲之計衆乃知之各留其贈于寶與翟陽

船賣之買絹寄還本爲惠反煩之益愧歎也

三具

繡鞚

一鞚

魏武帝與虎書曰今贈足下青檀牀
慕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

輶一
慶遺四

原贈佩

詩雜佩
以贈之

詒琰

又詒我
珥琰

彤管

又貽我
形管

增瑤

華

楚辭折疏麻兮瑞
華將以遺兮離居

遺珮

又遺余珮
兮澧浦

遺襍

又遺余
襍兮澧

折芳馨

又折芳馨
兮遺所思

搴杜若

又搴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

美

雙鯉魚

古詩客從遠方來
來遺我雙鯉魚

一端綺

又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端綺

人之貽

詩非女之爲
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

楚辭及榮華之未落
兮相下女之可詒又

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贈詩

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

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
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
輒掩耳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
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脰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
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
垣動爲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

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詢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爲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揩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

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旣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

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頰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

僕道路哀妻僮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

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

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赤泥坼封傾瓦

蓋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

巔當街買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
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
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
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爲筆筆如椽狂吟一埽一百
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
井留釀此醑時我傳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
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鴟山嘉鴟銜茶子生遂同
山名鴟重以初槍撫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
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焙不重漉酒
紗籠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劍葩

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鬪詒傳
買費金帛愛貪無彝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
非貴多爲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
砂冕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
上剩畜不爲奢既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
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既不足吟
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爲君莫笑我耶 又穎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兩天寒
始發芽採時林猶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
柳家 又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

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腳類
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爲勞種樹三十
年結子防山猱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
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袞繡纍誰採掇玉
枕上金鼈金鼈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其鄉感感此
微物遭一世走塵土贖顛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
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唇清霜之橘報
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
合開花結子辛採摘沒水藏泥豈斬得二物同時有不
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飭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

中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

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
欺摹成古鼎篆圍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
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
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
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
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
守人情或以少爲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
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漪

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誠碾澣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
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嚴居
有幽子乘時廝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
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
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于坐使至靈物
委棄同草菅惟君冲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
下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
公瀾何以論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
衣他年靈氣成與子駸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

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漬沙泉碧苗分石竇
紅麝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勑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荊州解綬十經春迴
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
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
金聊助席間珍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
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閒人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
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
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

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

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醕醕圍臍紫蟹脂
滿腹後春尊苗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
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饼餧方法相傳竟
留畜且同千里寄鷺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狸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惟一樽遙想
破愁看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狸通印子魚
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慙慙送去煩纖手爲我磨方
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
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

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
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爲道元煙薰屋漏
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儂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
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蝴蝶
飛聯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揚
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
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湔貴人一見
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
隨飛煙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

海使君送酒輒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
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銓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
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餅掠越
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
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闕中
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
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
欲迎歸軒守闈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頰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赴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
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
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
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餓飲鼠鬚落點髹几几
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臬爾來黟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

降旌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鴉黏壁南宮先生來
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鵠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
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韓僧得鬚安得玉案雙
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爲君與雲繞
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瓣香急試博山火兩袖
忽生南海雲冉惹鬚眉清入骨紫盈窗几巧成文瓊琚
作報那能辨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
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
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

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夏成而燕雀相賀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既共慶賀

之義

慶賀二

增

左傳叔弔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

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爲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

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悅後漢書蔡茂爲司徒初夢在大
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
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
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乃得祿秩也袞職有闕
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爲掾又劉表爲荊所牧
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
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
從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
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戮也帝悅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慍有賀
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
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不爲通強之
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
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岑
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
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瞋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雲齋廣錄宋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

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祿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鵠
造相府以獻搘笏開籠取雀鵠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
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
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
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
裂石之聲

慶賀三

原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修賀

盧

生里中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

相善高祖與綰同日善高祖與綰同

日

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復賀兩家也

求賢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衛

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爲不及其亡也若

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見親

會稽典錄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自爲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國

親家所賴是

以賀爾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灾

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穀反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穀弱而反之晏子逡巡再拜賀

曰君有聖人之道矣

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挾穀而行主簿黃國耳

賀曰聞三公車轎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朱鮪破

劉備死

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魏志袁渙傳時有傳劉備死羣臣

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增八千歲

一萬春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秋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八千歲爲秋杜甫詩興王會靜妖氣聖壽宜過一萬

春國老皆賀子文萬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原薦賈不賀

增孟冀同賀左傳楚子玉治兵於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慶賀四

原相隨慶弔相隨詳

必有

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賀得地

呂氏

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如相賀不通乎輕重也大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王肅

日始長

家訓賀冬至言日至

君道長

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

君道衰

璇璣改度

王肅家訓正為歲首璇璣改度

慶福惟新

又云

大端慶

先朝後賀

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

先賀

後弔

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入皆賀之父曰鉅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

及第相慶

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

大廈相歡

詩選

大廈構而相歡

壺觴盈門

劉禹錫曰姻族相賀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

柳宗元

閭里相賀

韓愈詩閭里自相賀

里閈相賀

灑然相賀

並孔帖

握手相賀

歸來見親戚握手相弔賀

還鄉慶喜

歐陽修詩還鄉問井邑上堂多喜

慶

慶賀五

增

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令宴閑遊老看花又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輶中臺門東委上才形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

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
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劒戟終難
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
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
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
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閒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
較十年遲銀臺晚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韃宮錦細
袍宣與著內閣騎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
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
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爲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

游金華山記卷三十九
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
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
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
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
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
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
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
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鬚雙瞳方家
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
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

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當主有道或思無疆勉
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
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
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遼夢驚建章星
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
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
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盜
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老別魚竿
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
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靈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

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邨却入城
簾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爲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聞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
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敍流杯醉暮春

增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
載戊星杓指申玉瀆薦夾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旦綃夢之辰翠織蕙龍乎霧牖瑤環雜還乎雲茵野
饋庭籜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

慎慎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比物奚形而焉取名
胡爲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
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重爰歟乃采青丘之黝購
雞山之礪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堊漬貢聞之涅刷上
申之硌探石髓於神峰浞盜漿於帝巵擷玉榮於崧山
擣沙礪於盧莫眇窮硃礧鉅撮硃礧旋陶塈烷埴燉
璞幹旋蟻磨定拄鼈足外隆內翕下承上覆其形則非
黼非翫不翫不翫匪濁以塗匪黜以黜弗薛而鼈弗窳
而膚羶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蠶膳易牙之所不能用
歐冶之所不得取奧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爲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姹女嬰兒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閑泥丸以爲封鍼火爲之銷怪山夔爲之斂蹤乃酌赤泉咀欒木圭霞實以爲食七神樓以爲服蓋有翼靈氣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封君冁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經三事爲利膏液刀七鍼磨砭燉攻衰爲防輔正爲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龐眉鮑背不窮而

煌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冲漠司其割制者也
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爐陰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
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喙
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
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
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
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旣受貺亦復受祐願公眉壽永錫
純嘏維百千穠爲丹竈主明盧柟壽成臯王賦梁孝
王讌賓免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
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

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
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
客劇工浮游田父跕蹠黃冠元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
佳思聿興殽酒矜設招致友生縵藻匪施淫碧無傾帷
慢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
擾而咿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届百司豫啟瓊珠之官
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
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慌忽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
之士還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脯霜鯨宴素日張金
登攘皓腕之鴛袖映繡柱之鳴筩調採菱之艷譜發過

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
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
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澀然後斂
儀肅容悄然言別揚於離館廻轡東闕此所謂大王之
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廼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
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
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原晝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間
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
賀者在門弔者在間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

隨而來齊頃公之始籍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跋塞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間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間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

天爲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謬
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
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
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
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
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
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
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人部六十九

薦獻
干謁

薦獻一

增說文曰薦進也

原

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

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增

內則曰適子庶

子祇事宗子宗婦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
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
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
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
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增左傳曰鄭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誅而薦賄則無及也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又曰晉荀躤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
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
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又曰韓
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
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又曰王子朝
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
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又

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歸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

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

節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

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

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

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之祿 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鄙國還得聲風木

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

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溫萬歲一枯朔

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晉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

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溫鰻音祭魚蝦鮓未可致尋

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

求味悰獻糲及雜穀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

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

書曰郢州刺史韓勑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勑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

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唐書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

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臣乃爲陛下謹出

納烏有羨贏哉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

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季
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
受有詔却之 據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
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
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黃巢之亂張濬
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
康獻糗餌數百駄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
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
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

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選玉
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
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
條倣大愧服 指麈錄曰宋王嶷字豐父守會稽童貫
時方用事貫苦腳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袁五
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
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爲
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
名馬爲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
陸達杜淵張仲徽輩小忤意輒斥趙潛輩爭獻寶玉陳

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元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鈞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蓋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着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

紩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

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珍大

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爲貨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尚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頭使獻駱駝二

馬十疋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

西北戎盧水是也

尚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人部

所出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

白鵠

丹鵠

西京雜記

靈龜陰谷元玉康成注所貢物
閩越王獻高祖白鵠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
子年拾遺記曰塗修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雄一雌

王

青石帶

白環玻

魚豢魏畧曰漢陽嘉二年疏勒國王

獻西海青石帶帝王世紀西王母

慕舜德來獻白環

火鼠毛

氷蠶繭魏志景初二年疏勒國王

及琰并貢燕地圖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

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爲布拾遺記曰冰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爲繭其色五彩織

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雪都蔗

山陽梨

南康記鄧

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爲黼黻德明曰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諸蔗味及彩色餘縣所

無郡人珍之每歲以獻御魏武帝昔爲兗州牧上書

曰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箱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奔盧芳苡

祖梨蔓苔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閣上然芳苡燈此草

形如麻奔盧國來獻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

蔓苔色如金繁叢如雞卵投水

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

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

康人桴苡

波弋荃蘆

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冕注曰

康人以西戎之別食芳苡即有身

洞冥記曰光和元

年波抵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蘆亦名春

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

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紈也握

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芳馥也

東野文瓜楊孚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

馨香裏又有美味交趾有官長一人秩三

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

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

戎古黃乘大夏茲白牛周成王時犬戎獻文馬赤

鬻身目若金名曰古黃之乘

西

人部

孔晁注大戎西戎之遠者牛野獸也牛形象齒孔晁注

又大夏獻茲白

林邑水

原奉糜

楚樂伯射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糜獻焉已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增獻雉

魯叔孫穆子至庚宗遇婦人後自齊還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執繖左

執繖皆右牽馬則執勒馬則執勒皆右牽之

佛鳥首

獻鳥者佛其首爲其喙害入佛戾也

右牽

牛則執勒馬則執勒皆右牽之

致馬資

獻金王曰致馬資於有司

執以將命

獻人禽加於一雙則執一

受乃問名

守犬田犬則受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不及車馬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不以爲禮

天地不生地

不獻魚鼈

從者之類

不以爲禮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從者之類

原甲則奉胄

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胄

執蓋

蓋襲之加大撓與劍焉執拂注

弓則屈韁

弓則以左手屈韁執拂注

劍則啓櫝

啓櫝劍則

器則

入部

蓋襲之加大撓與劍焉執拂注

增進劍者左首

匣夫撓劍衣也

鉏

前其刀後其刃

原

獻甲者執胄

獻杖者執末

增

進矛

戟者前鋤

進几杖者拂之

原獻粟者執右契

獻

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

魚鼈爲禮

居澤不以豕鹿爲禮

干謁一

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傳勝傳注曰消人如謁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漢書曰莫爲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旣見君子我心
則降 又曰旣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旣見君子爲
龍爲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
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贊敢辭

干謁二

增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

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謂魏新垣衍也

戰國策

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櫲具劍佩環玦袞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
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閣延
請衣冠甚偉勝之驪履出迎

晉

朱雲成帝時不復仕

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爲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
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

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
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屨出迎援符手
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
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
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嵩客之故孝
廉也迎路候謁客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
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
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
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
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

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

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虎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
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疴傲
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
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
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
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疎巾手
持三尺杖坐大營門以杖撲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
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原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

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增

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

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汎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
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别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
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
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
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种拂拜苑令
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
謁以愧其心 秦宓字子軌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
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
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翹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
察鶴鳴於九皋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 魏

時苗字德胄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張辟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吳錄曰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晉劉驥之字子驥尚

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爲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
驥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
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郗超爲

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畫其
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
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謝遏夏日嘗仰卧

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

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

嘗詣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范汪字汝平初爲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爲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

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宋關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客嗟而退不敢干也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

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
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刺必盡後魏任城王澄子順
爲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
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爲通順叱之
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
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北齊
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奉迎神
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肇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
再行元忠上車取爭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
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
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齊
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
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
因鞭馬疾去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

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
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
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
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
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
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

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
龜蒙不樂拂木去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
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
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
乘小舟設蓬席賣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
所謂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波去山鹿駭走之不
若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絲曰以
風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問
何物爲餉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餉時相竦然韋

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
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韓
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 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
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捲未嘗
開問曰且以拍板爲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
振 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贊於劉補闕禹錫
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
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

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論世上升沈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
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
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
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
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
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
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曰
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令狐峘
爲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垣輕映後出

至迎謁頗快快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擿
垣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子嶠俱在翰林相
善鳳後爲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
訛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詰直吏又溺於從者直盧而
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詰鳳鳳奏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贊呂文穆
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
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
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朴薦吳中復爲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
識面臺官耶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
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
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
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
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
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范仲淹在睢陽掌學

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
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
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
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
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爲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
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爲翰林
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

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入

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跋蹠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
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
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曰求
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
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
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名對謂
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
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

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
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錄曰宋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
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
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旣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
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
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
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

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
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
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
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間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
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
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
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
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
事三公見庶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黃州邀
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
傳舍耶 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
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
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
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
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
而退 章惇嘗事邵康節及爲相欲用康節子伯溫伯
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

見宰相 龔文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
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丈邀之出從容竟日題
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 李朴自爲教授天下高其名
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
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
謙謁閣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且
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
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
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鼎貴之門冒

謁于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
進士始淑之奏南宮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
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
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 又曰陶大
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
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
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
劉淵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
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
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千謁三

原相府

卿門

范睢

爲須賈

御入相府

曰我爲君先通

淵門

書刺

奏刺

漢高帝紀

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

若今之通名也

卜詳千謁二夏侯

增題鳳

登龍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

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鳳字凡鳥

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李膺

也王維詩到門不敢題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

以聲接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名爲登龍門

御李

識荆

荀爽嘗就謁李膺

書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李膺

與韓朝宗

韓王粲在荊州嘗依劉表

韓

願一識韓荊州

倒屣

擁篲

上詳干

邕事魏文侯擁篲迎朋友握手歡如平生

李白與韓朝宗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又史記涿

公擁篲以待門庭子曰

劉表

願一識韓荊州

摶衣

曳裾

曲禮曰趨隅必慎唯諾

行適燕昭王擁篲如泰山北斗

韓

願一識韓荊州

倒屣

擁篲

上詳干

標拔篲

又莊子曰

劉表

願一識韓荊州

摶衣

鄒太

陽曰何王之門

原激張儀

奇彭業

張儀謁蘇秦

不可曳長裾乎

又不得放去數日

方見之坐於堂下以激儀也

羨見寵統統非羨故舊又有賓客徑上統牀卧

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

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敵

又贈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

裏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德星聚

高軒過

上詳干謁二陳太丘事

坐上

春風

門外積雪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

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游定夫楊龜山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固在此乎日旣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

深一尺

會稽焦征羌豪縱二子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爪誦經傳

羌不時通旌欲去驚曰畏之而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征

後漢趙壹字元叔爲郡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以非陟無託名者乃日到門陟許通尚卧未

人部

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乃起延悟大奇之

不顧太守

遽迎縫掖

趙壹爲羊陟所稱名動京師

守皇甫規

門者不即通壹遂遁

規知是壹大驚追

下詳干謁二王符事

增一葉濃陰

一株桃李

鄭大穆書于千頓云分千樹

一葉之影即

便爲青澤談

藪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

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也

後漢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語曰五經

原未嘗修刺候人梁松

不肯受索

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

兵雨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受索

當見者皆露索去刀

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蕭望之王仲翁俱欲謁見霍

先自上官桀事後出入自備士

當見者皆露索去刀

兵雨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受索

曰不願見非周公握手之禮

上裴之禮事詳下顏氏家訓

唐潘炎爲翰林學

者兼土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闇者三

百縑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

乃勸炎避位

原不避寒暑

不師道德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朱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子高左顧

田蚡傳曰將軍乃幸肯臨
其王傳曰子高迺幸左顧注猶言枉顧

淮南

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

張敦曰臣性不耐造請禹終不

禹傳曰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謝行報

方進徑入

諸葛間闊

前漢翟方進內謁徑入
注猶今之通名也

云本傳曰間

載刺盈車

書午在門

本傳曰郭林宗
名益顯士爭歸

何闊逢諸葛
之載刺常盈車

遯齋編曰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

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曰牛不出

頭耳此亦昔
人題鳳之意

倒執手版

盡投苦海

王坦之見桓溫
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撫言曰鄭光業有一巨皮箱
凡投贊有可噬者即投其中號苦海

顏氏家訓

溫

公客榜

顏氏家訓曰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

以沐解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謂門不停賓爲所貴也失
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

將軍肯臨

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敬賓客或有此輩對賓
杖之僮僕引接周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司馬

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
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候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
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持書簡
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終身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湔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
朝廷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

蚍蟻之援 賊蟲之

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謹白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劉賓

客集譬諸蟄蟲坯戶而死者與木槁死亦無以異矣

春雷一震必欣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

申叔乞糧

吹律者名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

魯公乞米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
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
癸乎則諾頌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
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詩曰日
典春衣非爲酒舉家食粥已多時

飢虎餓麟 攀

驥仰鵬

宋史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隙

遂不苟潤

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

與肉舐鱗不噬誰爲落毛

駱賓王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

三百名利奴

千重鐵甲額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丸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

魚腦入金谿子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披杞囊果是三百刺

進士楊光遠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撻辱畧無改悔皆云楊光遠

顏厚如千重鐵甲

天下善士願見

鄉貢進士通名

韓墓志曰王適

聞李將軍喜士乃踏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

將軍白事金懷子有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

居難字樂地欲自比

白居易字樂天也

宋廣平投梅花賦

白樂天披

芳草詩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

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

白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人部

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
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千謁四

增

典謁

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主賓客謁見之事

將命

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將命者出

上謁

張耳傳耳餘士

七介

戶

寺人

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閭人

韓文足三及門而閭人辭焉

上謁

張耳傳耳餘士

禮諸侯七介

以相見也

先容

唐張行成傳曰古今用人必因某介若無成者無先容也

三擯

又卿爲上擯大夫爲紹擯爲承擯士爲紹擯

上謁

張耳傳耳餘士

傅范達謂佩曰欲仕

郡乎曰困於無津

有謁

漢書願有謁也

無依

文選貧士詩獨有託孤雲獨無依

願

願君垂採摘

昌黎送進士劉師服詩時

願

願君垂採摘堪調鼎用

慕

莊子願望

可攀援

昌黎送進士劉師服詩時節不可覩親交可攀援

願枉車騎

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

慕

莊子願望

願

願枉車騎過

願

之

承顏下風

陸士龍詩

曠若見日

東漢袁紹傳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

侯門掉臂

邵康節詩

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公卿詩

朱門未開鎖我
曹已到肩相隨

暗投先容

鄒陽書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不按

走

韓愈送李愿序
送李願序同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趙口將言而齧嚅

門

杜詩有客叩我門
繫馬門前柳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

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雨師

未知枯槁未必兩師知
李寓菴詩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

監河

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可乎莊周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鲋魚焉

周曰諾我且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

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

周曰諾我且

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君乃

未忘燃灰

唐羅隱詩宣室

有叩我

杜公卿詩

奔

人部

詩鑑賞卷一百一

干謁

卷一百一

七

唐羅隱詩宣室

夜間如有問可
能全忘未燃灰

誰爲乞火

杜牧之詩自愧埽
門士誰爲乞火人

籠中

藥石

唐史元澹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願以小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

神奔競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爭馳騖請託有一人

朽出菌芝

蘇軾詩枯朽猶能出菌芝

鉛刀一割

知耳鉛刀豈無一割晉書譙王承曰公未見

廣廈萬間

杜甫茆屋爲秋

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雨不動安如山

歸鳥赴林

曹子建贈

白馬王彪詩歸鳥赴

飛燕巢屋

古詩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城高山

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迺進高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

入州出谷

又曰連

入州無爲言之侶

出谷罕求聲之援

施陽援溺又曰施一陽於剥極之

拯踣醫疾

又曰踣者思起必呻而求醫

求出願濯

杜

之文墜井者求
執熟者願曜

相薦自謀

杜荀鶴詩相知不
相薦何以自謀身

舊知

爲學

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
知爲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

應念下寮

羅隱詩遺簪墜

如今只下寮

迹雖阻於登龍
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

希馬價之三倍

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

雖寒菊自芳於離下

而苦李

誰念於道旁

幸侍下風聞欵唾之音

莊子

伏拜賓阼

通爵里之刺

魏志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

則其徒有行道志

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

備狄

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向來瓣香之敬直爲南豐

此

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人部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月明繞樹自憐烏雀
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牛鐸至微苟
令君取以調樂纍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叩角
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築臺而識黃金猶庶幾於
始隗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吹揚雄之賦
以上天更期有遇所求易與巢林之鷗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文穆取人才多夾袋
之所蓄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月華先得莫
知近水之樓臺雲廩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蟠木
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

鎮鄉之想 效王巖叟之爲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
師道之辨香期力酬於知已

干謁五

詩 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已朝端乏親故依誰爲
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
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
寒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叶闇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

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
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
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大驚詩曰華裾纖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璫瓏馬蹄隱
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
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劉長卿詩曰鐵
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溫
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

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論羣才以爲國家治譬如匠

見木礙眼皆不棄楷樞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絢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絢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絢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榮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蘿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

李後生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寢默
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
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
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
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謾詩曰田家
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賓從皆
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
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

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

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遇
只今襯襯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噴蹙奈此何搖
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

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
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
況如鄭廣文無壇籍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傳
騶肅里間下榻呼童稚问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
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旣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筆星躔回
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

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閣

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
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
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
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
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
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
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忘客今吾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悵色見鬚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
深咳嗽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真誤入蓬萊
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
帰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
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
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
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
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

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

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
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
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
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
却拋書袋裏正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
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
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李觀初爲太
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
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

人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

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
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履自愜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
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蹙紋生碎暉鳥聲豈爲我
我聽偶目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
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
聊應之徐語忍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獨
得醉 江南處士朱真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
事有格子屏風真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
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仗

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鉸莫濟范睢貧玉露
周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爲羣

文唐駱賓王文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
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便伏櫨驚蹇希騏驥而蹀足
跡翩翩拂鴛鴦而刷羽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
之餘拂濯鮮鱗於消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
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跋鼈致千里之行又
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
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

之遊不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年哉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

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三十八年

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
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
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
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
一國舍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
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爲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獵獮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
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
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
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
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又

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
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
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

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
其時之莫可也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
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
呼而望其人之救也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
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
蓄貨以釣聲勢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爲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答

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

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
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
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
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
於堵井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
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
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鉄鍔俟
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
塵飢童無色蹇驢竭麾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

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釀齧肥被鮮曳
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
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飢童蹇驢也所
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
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欲然至今
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
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爲驟一則野人一
則顯仕或者以爲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
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契元禮然之
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爲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

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
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也

增論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
夕陽盜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儻匍匐噉
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伎哀恤其
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姜女委如脫屣金銑玉
華棄同遺跡